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冷眼觀 第三回 說韜鈴英雄傷往事 親宵小知縣誤前程

我當時見那起局勇，圍攏到油炸幹子擔前，不問生熟，喫個罄盡，卻一文不付，立起身就走。那挑擔的人搶行幾步，扭住人，要他會鈔，任憑你如何威嚇他，總不放手。有一個局勇近前罵道：「瞎眼的忘八！現今已有三更多天了，你還在外間亂闖。看見你是賣東西，不看見你就去幹你那沒本錢的買賣。這種油拳，快些不要在教師爺面前來賣弄！」又有一人走來說：「弟兄們，不必同這初出茅廬的東西多講，權且把他褲子褪下驗一驗，看看有板花，再拖他進局去！」那人真個要去捋他小衣，被挑擔的人一手一個，摔了有一二丈遠，都伏在那街心石上，哎喲哎喲的喊沒命。那人怒森森的喊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清平世界，喫了老子幹子不把钱，還要拿我作賊，我把你這一班民蠹，把老子當作甚麼人？」說著，伸手在腰中搭連袋內掏出一物有拳莖大小，托在手中高高的舉起，大聲嚷道：「老子這大紅頂子提督軍門毅勇巴圖魯，可不是假的，不過因為天下太平，皇上家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後，我沒有餘著錢，又有老娘受累，不得已做些小本錢生意，騙碗飯喫。當老子得意的辰光，照你們這起印度人的幹兒子，替我抬槍、備馬、提夜壺還不配呢！」那些局勇起先還想借犯夜去敲詐他，後來聽得他是個提督，知道同他纏不出甚麼好處來，都一溜煙的跑了。那人嘆口氣，回到擔子面前，忽然又怪叫起來。我忙約住了雲卿弟兄，走上前一問，方知那起混賬局勇，乘同他揪扭的時候，將他擔上錢筒連錢都偷了去。我就取出一塊子洋元，曾與他權為資本。誰知他不但不肯收，反有點不如意的樣子，說：「呼而與之，乞人有所不受世也，這句書你先生豈未曾讀過？」我當下覺得這個人很古怪的，不覺請教他高姓大名。原來那人是合肥籍，名字叫做張樹本，是個不得時的名將。他從前在淮軍的時候，平捻匪，打長毛，也積功昇到提督軍門。因為同一位書生掌兵權的統帥意見不合，有一天，出全隊去打捻匪，那書生說：「今日是黃道吉日，出軍的方向又是背孤擊虛，一定是勝仗！」他說：「不然。凡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又不如人和。現在我軍老幼不齊，新舊雜處，加以將無戒心，軍無鬥志，非大加淘汰訓練不可；然後申以軍法，動以私恩，明賞罰以勵其心，崇爵祿以鼓其氣，徐察敵情之強弱，俟懈而擊，此兵法所謂以逸待勞，萬全之策也！」無奈諫之不聽。他又請出五成隊，留一半以備不測，那書生又不聽，反說他怠慢軍心，要同他過不去。哪知這一仗果然不戰即潰，若不是他預備船隻在黃河渡口，幾乎有全軍覆沒之勢。及至回到老營，那書生便遷怒幾個營官哨長，打的打，殺的殺，鬧了一個一團糟。又一日，軍中正缺糧餉，忽接到諜報說：「大股捻匪頭目賴文光，兵敗由清江一路南下，政府派我軍合力迎剿。」那書生又說：「困獸猶鬥，況我軍正在缺糧，軍心惶惑，決不可戰，戰恐不利。」他其時又忍不住建議說：「今非昔比，兵法云：三軍有死之心，乃可以不死。三軍無生之氣，乃可以必生。今我軍正在缺糧，不若佯言餉在北軍，為匪隔斷，匪敢糧道即通，使全軍有恨匪之心。我乃利用共機，分伏要隘，俟其半過而要擊之。其所攜子女、玉帛、糧草、器械，必在中軍，敗衄之餘，必無鬥力，此行不獨可獲全勝，且可盡得其輜重，充我餉糧。苟不如是，聽其安然而去，不獨我軍因無餉將潰而隨匪，設使政府以縱匪責我煩言，君將何以善其後乎？」統帥恐於功名有礙，勉強聽從他話，竟成了大功。後來克復甌州一帶，平定粵匪，名振一時，勛乘百世，未嘗非此一戰之功有以基之也！豈知那統帥不但不佩服他，不保舉他，倒說此次僥倖成功，不足為法，以後再不可梗令妄動。他見此情形，知道已成孫、龐之局，不若潔身自退，免遭不測，當夜他就封還經手公件，不辭而去。由是忍氣埋頭，奉母度日。

這是那挑擔的人小小歷史。我聽了十分佩服，知他既有將才，又是孝子，只可惜生雖逢時，未得其主，不克大展所學，益嘆古人說：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」一語，良非虛妄。我當時又對那人道：「刻下兩江張督，禮賢下士，為國為民，閣下何不投之？」他冷笑了一聲道：「君以張香濤為何如人乎？」我道：「張公亦人傑也！」他說：「人則人矣，傑則未焉。張公少年科第，當十四歲時，即中順天王子解元。曾幾何時，風馳電掣，位至極品，固無論其肉食日久，已成屍居餘氣。即稟質強厚，精神尚可有為，亦不過一文學侍從之臣，而非所謂行賢拔萃，扶危定亂之才也！且勘其腦氣筋中，已早無天下人在內。或有一二人受其提挈，亦必非同年故舊，即狎昵群小。我輩百戰餘生，當天下擾攘之際，雖賢如曾、左諸公，及與曾、左諸公同時之人，尚未能知我用我，自今四方平靖，且我老矣，誠不願再仰鼻息於言大而誇之人，而求其不可知、不可必之富貴也。」他說完了這一席話，拱拱手挑起擔自去。

我心中著實敬服他廉潔高尚，路間同雲卿弟兄感嘆不已。直送他昆仲回了府署，我方轉到我住的客寓。祇是那集賢棧門口，一順停了七八頂小轎，都明晃晃的點著官銜燈籠。我近前一看，不是南洋大臣、兩江督院、文巡廳，即是江寧布政使司，還有幾家三和四喜堂名的轎燈，站了許多轎班跟役，在那棧門口出出進進。我料想是有人在內請客，分開眾人，走了進去，才轉了一個彎兒，早聽見叮咚弦索之聲，雜著豁拳唱曲，一片嘈雜，送到我耳輪裡來。茶房見我回棧，忙走來開了房門，送進燈火。看那第九號客房，釵光人影，甚為熱鬧，我方知是杜老先生在寓請酒。悄悄的用眼就著板壁縫裡一望，見那翻卷少爺、文大爺，同前日被那姓黃的拉到房裡去的中年女人，與杜大令皆坐一桌。還有幾個形容枯槁，似人似鬼的人，都一家旁邊坐著一個喫人不吐骨頭的粉臉夜叉，內中最是文大爺高興，酒喫得面上如同桃花一般，再映著兩撇油烏八字鬚須，拉著京調胡琴，口裡唱的是《弔金龜》「母女們得了無價寶，從今後，只愁富貴不愁貧」那一段戲，拉了又唱，唱了又拉，引得一屋的妓女，都團團的圍住他，要他教板眼，較諸適才在雲卿船中同席時那副默默無言的神情，大是不同。

我別事並不在意，祇有那半老佳人，究竟是姓杜的甚麼人，心中疑惑不定。只得縮轉身體，吹熄了燈，摸上牀去，蒙頭而臥。哪曉得一夜咕咕喝喝，越要睡越莫想睡得著，一直到扶桑日出，才漸入困鄉。一眨眼卻被一陣哭聲驚醒。我坐起仔細一聽，那哭的甚為哀切，號志似婦人聲音，且近在咫尺。我忙下了牀，披上衣服，出外一望，見有一起四五個家人，還有兩名戴纓帽的人，號志似差役模樣，那哭聲卻是從此房中而出。我當時疑惑，一想這不是姓杜的住的九號房間嗎？如何代局喫酒，鬧了一夜，鬧了哭起來呢？莫非是女眷們喫醋麼？或是接到家信亡故了甚麼人，亦未可知。剛巧茶房走來送臉水，我就將隔壁哭聲的緣故問他，誰知他也不知底細，單說昨夜還請客喫酒代局，鬧到天亮七句鐘方散，不知從哪裡發來一封電報，接著就是檢校廳丁大老爺來拜會，杜老爺送過客，走進房就嚎啕痛哭起來。我們老闆奶奶，更哭得利害，鬧了大半天，究竟不知為那一宗甚麼天大的禍事，值得如許傷心？我聽那茶房稱呼那婦人做老闆奶奶，更為詫異，要想再探聽幾句，環顧棧中，卻無人可問。此時倒反懊悔前日過於拒絕，不然，今天也可以直接去問，豈不省卻若干腦力？

我轉念一想，尚要到府裡問明何日動身到句容去，不必為他人閑事在此攔誤。我就喫了午飯，匆匆到府裡來見了雲卿，等不及談別的話，就一五一十將昨夜回棧後所聞所見的事給他聽。不意雲卿拍著手道：「妙啊！妙啊！我被他這一妙，格外妙到葫蘆套裡去了，趕快的問道：「你為著甚麼事這樣的喜歡？到底你這一大陣妙，究竟同我告給你的事有點影響沒有？」他說：「豈但影響而已，直是你無意中做了一名私家偵探了。話長呢，我慢慢的告給你。你那同棧的杜肅秋杜大令，不是做你們的寶應縣知縣嗎？」我說：「不錯呀！正是兄弟的大公祖。但是我年紀輕，在家鄉不大同地方官往來，所以未嘗謀面。前日這裡老年伯枉顧的那天，他忽然叫了跟人拿著官銜手本，上頭還黏著稟安稟見的耳簽，突如其來的來拜我，是我鄙薄他恭維的不當行，有意說他拜錯了人了。後來剛巧你派人來約我去游河，一岔，那跟人自知無謂，也就去了。」雲卿道：「他們是從娘胎裡就帶出來這一副鑽門打洞的本領，無論在甚麼地方，遇見了甚麼人，祇要同他該管上司有點兒情面，莫說上司還去頂門拜會，就是有人能在上司面前多見面幾次，能多說幾句話，他已經奴顏婢膝的去拍馬屁了！就是把姨太太送給人家，也是情願的。區區一個手本請安磕頭，更值甚麼要緊的事！」

他又說道：「你的這位大公祖卻是個正途出身，由舉人教習挑選出來的。無奈窮得要命不得，一到省就沒有一個錢，住在那集賢客棧裡，房錢飯錢欠了一個不亦樂乎，天天拿著：「要快上任了」這一句話去做擋債牌。那客棧裡的老闆，本是個流娼，名字叫

做興化二子，因為有了幾個錢，就厭倦風塵，到省城裡來開一個客寓，暗中好物色個把人，以為託身之託。那位杜大令初來的時候，他見是個滾熱的實缺知縣，又聽見說沒有太太，他已經存了一個主意在心裡了。又恐怕姓杜的是做官的人，眼界高，未必看得中他。及至沒有錢付房飯賬，正中他的下懷，就想拿著這件事去做買官太太的機關。每日不但不去逼他要錢，而且茶兒飯兒格外的恭維。早晚怕杜大令無錢使用，還自己裝扮得同狐狸精一般，去問那杜大令要長要短，體貼入微。大家鬧熟了，他就乘勢學那《西遊記》上金鼻白毛老鼠手段，使一個小挫折法，輕輕兒將杜大令的靈魂抓了過去。姓杜的此時，如魚失水，得了這樣一位帶肚子的太太，（官場無錢任，借家丁資財，名曰帶肚子。此等借項，有三還之例：一壞官不還，二丁憂不還，三本官亡故不還。）如何不要？那興化二子因為杜大令今年已花甲，恐怕將來到任，精神或有不濟，又薦了一位舊識，替他辦賬房兼理雜務，叫做甚麼黃炳南。那姓黃的進門之後，萬事引為己任，就設法借貸，替他上下佈置。翻卷裡面有了人招呼，就即日掛了飭赴新任的牌。可憐那杜大令奉著一張飭知，猶如得了一道十八層阿鼻地獄的赦詔，馬上錢漕也有了，稿案也有了，上至刑錢諸席，下至跟班執貼，一窩風都已齊備，頃刻那集賢棧儼然成了一座寶應縣衙門的局面。

那知你們那處貴地父母官，實在是不好做，地方雖小，三鼎甲以及督撫藩臬都是齊全的，隨便一個小孩子，父母官得罪了他，他也會寫張八行，通知本省督撫，說父母官的壞話。倘是所說的沒有甚麼大關礙，不過鬧點風潮罷了。如若是說得有憑有據的，再遇著一位喜事的上司，或者本來就同這位州縣不要好，樂得借溝出水，認真的查辦起來。你想如今做地方官，有幾個弊絕風清，經得起查辦的呢？所以這位杜大令到任之後，未及一載，就有人寫信給前任梁方伯，說他同賬房黃炳南共小婁子。又說他借查夜為名，時常離署，在土娼胡小蓮子家通宵奸宿。並侵吞積穀，重用家丁等事，羅列了二十餘款。梁方伯因為自己功名業經被議，不欲再去結怨於他，然而又不便卻寫信人的情面，遂照來信譽了一份，發貼在藩署州縣官廳上，使他知道警懼，庶可痛改前非。後來這位瑞方伯到了任，他們從前在京都的時候是有交情的，因此有恃不恐，就格外的放肆。至於黃炳南、興化二子以及各帶肚子的家丁，他們本來喊明白了，是將本求利的，把本官當作娼家賣女孩子學唱接客的勾當同一宗旨，要想靠著三年一任裡頭，一本萬利，你如何能阻止他不去作弊賣法呢？因此笑話越鬧越大。

索性有人寫了信到京裡去，找了一個辦不倒的都老爺，弄出看家的老本領來，就將那杜大令的劣跡上了一本參折，其中最制命的兩宗事就是：私宿黃炳南家，被地方上痞棍偵知，在奸所剪去發辮；一件是前任已革海州知州沈國翰、已革清江運河同知王蘭生，均拜做老師，各人送給圖記兩聯單簿子一本，其格式略如釐局捐票，遇有包攬詞訟，將得贓銀數併案情人名，要若何判斷，載明單內，截半函送縣署，立時照單提訊，每到月終，兩人持簿核算，以為均利之據。可巧也被這位寫信的覓了一本，寄與那個都老爺，就隨折呈了上去。奉旨交兩江總督破除情面，徹底查究。制軍接到這道嚴旨，又有這麼兩件鐵據，你想那簿子還可以抵賴，這頭頂上欠了一條萬人，發何賴得過去？再者，制軍本同他無情面，也不用得破除，就將他調省察看，紮飭揚州府就近委一員候補知縣曾大令去替他代理。那位姓曾的，因為是五日京兆，不便更換前任的舊人，所以一概原班不動，單身去赴任。不意杜大令在省裡的奏參欵件，還未見著制軍一面，這寶應縣不知做得成不成。誰料他的姪兒子同帶肚子的家人，在本任上卻又鬧出了一件天崩地裂的禍來。小翁，你素來深謀遠慮，你試猜一猜看，他們那一班狐群狗黨，究竟是頂出個甚麼亂子來？我說：「恐是詐贓逼出人命案子來了嗎？」雲卿祇是搖頭，我又說：「哦！我知道了，定是他的子姪同家人們見本官大事將去，乘間挪借了地方公款，學那三十六著內走為上著，串同逃之夭夭了。」

雲卿笑道：「他做的事出乎情理之外，不怪你猜不著，我爽直告給你罷！那位代理委員到任之後，遇著有命盜出人重案，杜前令的姪少同那稿門大爺，依舊表裡為奸，把持作弊。每到坐黨的時候，那位稿門送了卷宗並點名單上去，直捷把此案要如何責押、如何發落說出來，要求那代理的官照樣葫蘆，替他行事。不意那委員起先幾件案卷，真是一絲一毫，都不敢改那位稿門的指示，後來覺得所斷的官司，頗有不實不盡，再私下在外間訪一訪輿論，竟是沒有一事不是冤枉的。當下又有一個童謠是：『去了一個杜奶奶，換來一個糊塗蟲，瞎子變成聾。可憐寶應好百姓，一半做比幹，一半作龍逢。』那委員聽了童謠，就翻然變計，要想振作幾件事，來做清除積弊的起點。可巧一日，又有一起弟兄析產不公的家務案件，姓杜的姪兒家人，上下共得被告二千兩銀子，允准人家押令原告，具永不藉故滋擾的甘結銷案。那委員心中已有成見，就含糊答應了。及至坐上堂去，他卻奇想天開，飭令原被告對面跪在堂上，要兩人一遞一聲的叫哥哥兄弟，至少要叫五千聲，本縣再替你們判斷。那人無奈，只好遵諭行事，如同大貓喚小貓的一般，『哥哥呀』、『兄弟呀』對喊起來。不意未喊完一百聲，忽然天良發現，喚起了骨肉上的感情，兩人都喊得淚如雨下，自願息訟，帶領兄弟回家過活，不再告狀，就立時當堂取了兩造悔過止爭的切結了案。

又有一天，接到一宗門毆抬驗的血案，人已經傷得十分沈重，人事不知。那兇手幸被弋獲，一同扭案。稿門上去回說：『這件案子是誤傷，而且被獲的不是正凶，家人業已答應了外面，准其取保另緝，原告飭令親族自行調治，求老爺務必照這樣辦！』那委員又含含糊糊的答應了。到了訊供的時候，突然翻轉面皮，喝令刑件驗明瞭傷痕，照例填格備案，就當場將那兇手重責了二千板子，打得皮開血綻，釘鐐收禁。那稿門在後面聽本官變卦，直急得抓耳撓腮，恨不能一手將他拖了進去。好容易候他退了堂，剛走到籤押房門口，那稿門也顧不得尊卑體統，走上前揪著委員的袍袖問道：『喂！我交代你是甚麼話？你你你你怎樣忘記了，叫我如何回覆人家？此時那委員實在不能再忍了，不禁大聲喝道：『哇！官可不是你們做的，無論長短，須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。你們一班混賬東西，連累了自家主人，還想來累我麼？可知我不能做糊塗蟲，受你們的挾制！』說著，便喊值堂的家人道：『來嚇！招呼外面站班的軍牢同值堂書差不要散，我今日定要把這個混賬東西訊他一訊，看他下次還敢胡鬧呢！』說完了這幾句話，就踱進刑名老夫子的房間去。

這分明是要那刑幕做個人情，警戒他下次的意思。萬想不到那稿門見本官真反了臉，怕他一經坐上公案，那就是他狠了，不如先下手為強，立時號召合署的家丁，都眾口同聲說：『老爺得了瘋症了，倘自傷性命，將來大家擔任不起！』又是那稿門獻策說：『最好將他捆起來，權時寄庫，候稟了上憲，等署事的官到來再放。』不由分說的七手八腳將那委員四馬攢蹄，猶如捆角黍一式，鎖在本署的內庫房。再等捕廳得知堂翁被捆，又不敢自己去放，忙碌了一夜，候約會了同城的前後營城守及本城幾個紳董，進去打開庫門，放了他出來，已是餓了一天一夜，捆得半死的人了，再去查拿那鬧事的家人，早已鴻飛冥冥，跑得無影無蹤，只得大家公議，一面簽差採緝，一面電稟督撫請示。姓杜的姪兒也發了電知照他叔父，把這一場天大的禍事輕輕兒推到那已走的稿門身上。」我說：「此事到底如何結局呢？」雲卿道：「有甚麼結局不結局呢？好歹參掉官回家抱孩子為止。聽見今早制台接著了寶應縣的公電，十分震怒，立時通飭各處嚴密查拿惡奴叛主的逸犯。隨即傳落翻卷上院，當面吩咐說，寶應杜令本是要緊的欵犯，如今又鬧出這樣亂子來，叫翻卷立刻著檢校廳丁丞看管起來，聽候參辦！你想：前日殺太太的案子尚未定讞，倒又鬧出捆老爺的笑話來。如今這班官場，還成個體統嗎？」

我聽了大半日，方知道那杜老公祖一家人哭的緣故，同那婦人前後怪現象的內容。我心中暗想：那做州縣的這種結局，幸而我父親從前改就教職，免得許多煩惱，怪不得我伯父說是做地方官如下火坑寧海呢！大家閑談了一回，那衙門裡人都亂哄哄的戴著帽子朝籤押房裡跑。我方欲向雲卿探問何事，只見葆生笑嘻嘻的手裡拿著一張電報走來，向他哥子道：「老頭子得了安廬道，已經見了上諭了，這是京裡吏部稿書發來的。」我手快接過一看，見上面寫著：

某月日，奉上諭：安徽安廬滌和道著李廷簫補授，所遺江寧府知府員缺，著該省督撫於通省知府內揀員請補，即行迅赴新任，毋庸來京陛見。欽此。

我看畢，就先對雲卿仰道了喜，又到籤押房裡去賀喜，便中請示我何日動身往句容去。我年伯被我這一問，他忙向我道：「我正要有幾句話告給你，今日事多，不是你來問，我幾乎一時忘記了，那句容縣的館地，你是不必去了！」我猛聽著這一句，老大喫了一驚，再寧神聽了下去，卻是說的：「東■已由張令送了一年，今早接到呂委員一封密稟，說張令去年將個活鮮鮮的翰林兒

子，在京裡糟蹋死了，而且還死的不明白，不乾淨。聽說尚有一張親筆供狀，同五萬兩銀票的筆據，落在一位大好老手裡，因此張令既痛子夭亡，又懼禍不測，憂憤交迫，遂成癲癩。這幾日病勢轉劇，命在垂危，來稟請我轉囑前日所薦醫生不必前往。誠恐你既到彼，則不能不用藥，用藥而張令之死適當其時，外人不知虛實，轉與你名譽有損。」我聽完了，方才放心。因回道：「小姪不去倒也省事，但是無功受祿，白白地用他一年束■，未免慚愧！」我年伯說：「你是寒士，這件倒不必謙讓。聽說張令任內虧空得很多，也不在此區區。候他真故了下來，我再回明瞭制台，看誰願替張令彌補欠項，就委誰去署理。至於你的身上事，好在我快要到安徽去，你好歹再候幾日，就先同我幫幾天忙也好。你如果情願，那就不必再住客寓了，明日叫人把行李搬進來住。」

我當下：「是！是！是！」，答應了下來，退到雲卿的書房裡面，就把適才同我年伯所談的話，告給他聽。便問他那張大令的少君，為著一件甚麼事，在京裡不明不白的糟蹋死了？而且人已死了，甚麼張把筆據也值得將張大令嚇出瘋病來，以至於死呢？雲卿笑道：「姓張的還算是經得起嚇的人，他們這一起鬧天宮的亂子，還有個堂堂的三品大員，員消一張電信，就請他嗚呼哀哉，伏維尚饗了！」我聽了越加不懂。正是：

只說修文歸地府，

誰知奇禍鬧天宮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分解。